

北川羌寨的空间形态研究——以青片乡为例

周连军¹, 梁茵^{1*}, 韩娟², 陈泓浩³, 林超¹, 许晓姚¹ (1.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2.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材料科学与建造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3.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四川成都 611800)

摘要 北川县青片乡羌族建筑与空间布局, 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反映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起居和文化内涵。羌寨的选址, 入口空间的选择, 道路水系, 羌寨功能分区, 防御体系的设置, 无不体现羌人的智慧。随着社会的发展, 羌民逐渐迁移下山。羌寨的空间形态有了较大的变化, 羌寨的选址更多地考虑交通和生活的便利, 防御功能逐渐弱化。板屋逐渐成为该地主要的建筑形式, 建筑空间的平面布局, 竖向空间的划分, 室内陈设都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北川青片乡; 空间形态; 发展演变; 规划策略

中图分类号 TU 9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2)18-0165-05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2.18.04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Spatial Morphology of the Qiang Village in Beichuan County—Taking Qingpian Township as an Example

ZHOU Lian-jun¹, LIANG Yin¹, HAN Juan² et al (1.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2.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Construction of Mianyang Polytechnic,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Abstract The architecture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in Qingpian Township of Beichuan County, have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the living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local people. The location of Qiang Village, the choice of entrance space, roads and water systems, the functional partitioning zoning of Qiang Village and the setting defense system all reflect the wisdom of Qiang peop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Qiang people gradually migrated down the mountain. The spatial form of the Qiang Village has changed greatly. The location of the Qiang Village is more convenient for transportation and life, and the defense function is gradually weakened. Plank hous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architectural form in this area. The plane layout of architectural space, the division of vertical space and indoor furnishings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Qingpian Township of Beichuan County; Spatial morphology;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lanning strategy

《太平寰宇记》^[1]在描述羌族民居时提到“其村皆累石为巢以居, 亦有板屋, 土屋者。自汶川以东, 皆有屋宇, 不立碉巢”。北川羌寨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 在羌寨的选址和空间布局上也极为考究, 有着较为强烈的防御意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转变, 羌寨的空间形态和建筑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 板屋逐渐成为主要的建筑形式。带有防御特征的碉楼, 功能正在丧失, 逐渐成为整个羌寨旅游的景观节点。随着青片乡旅游业的发展, 羌寨原有的空间布局 and 建筑形态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如狭窄闭塞的道路系统, 不合理的室内空间划分, 游客的容纳量等。因此, 新式建筑逐渐发展起来, 随之而来便是传统的建筑空间布局的嬗变, 钢筋混凝土的使用逐渐取代了地域特征明显的砌体结构建筑。聚落逐渐失去了羌族的地域特色, 传统的羌寨也需要得到更为合理的保护与发展^[2-3]。

在羌学研究领域中, 对于羌寨空间形态的研究日益丰富。季富政^[4]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羌族地区的建筑特色, 包括羌族的历史, 村寨的选址, 村寨的空间, 民居碉楼等。成斌^[5]全面分析了羌族民居的发展历史、空间模式、理论建构、技术内涵以及民居创作的地域性方法。高弋乔^[6]全面地论述了北川羌族村寨的地域环境状况, 分别对吉娜羌寨和恩达羌寨的区位、空间布局、景观节点等做了详细说明, 总结了北川羌族村寨聚落景观空间特征。

该研究以北川青片乡传统羌寨为研究对象, 分析羌寨的

空间特征和建筑形态。以及随着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现代的羌寨空间和建筑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 并提出改善和优化羌寨空间形态的设计原则与发展策略。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概况 青片乡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部, 西南与茂县为邻, 北与松潘接壤, 南与白什相连, 东接小坝乡, 面积 563 km²。辖区内有 6 个行政村, 29 个村民小组和一个社区居委会。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94.6%, 是北川建立最早, 位置最边远的一个乡。

青片乡建筑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 主要建筑类型有碉楼、邛楼、板屋、吊脚楼等。通过调研发现, 北川青片乡一带主要以板屋和吊脚楼建筑居多。以人字形坡屋顶, 穿斗木构框架, 墙体以木板覆盖, 下方以圆木和石块支撑, 形成功能明确的建筑^[7]。这也与当地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有关。羌寨的选址和空间布局也主要依据自然的山水格局, 大小的河道形成的沟壑成为羌寨防御的天然屏障。

1.2 调研范围 以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为调研对象, 分别对青片乡较有特色的羌寨进行实地调研。重点考察了青片乡正河村——五龙寨, 以及青片乡上五村——西窝羌寨。还包括青片乡沿线进行了测绘、拍照与走访, 较为全面地掌握了该区域的建筑特征以及羌寨的空间布局形式。

2 羌寨的空间形态

2.1 羌寨选址 羌族聚落主要集中在高山峡谷地带, 该地形直接影响了羌寨的选址。其主要可分为 3 类: 河谷滨水区域、高半山区域以及高山区域。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 河谷滨水区域的羌寨主要遵循“依山、傍水、面屏”的山水格局, 河

作者简介 周连军(1993—), 男, 四川绵阳人, 硕士, 从事地域建筑与景观研究。* 通信作者,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景观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9-24

谷滨水区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河谷滨水区域便利的交通,更符合现代人的需要。高半山区域地形崎岖且复杂,因此建筑主要以吊脚楼的形式呈现,整个建筑沿等高线呈退台方式向上抬升。高半山聚落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常农事耕作,由于羌族地区多为山地,河谷滨水区域的耕地有限,耕地多零星地分布于半山或高半山,如图1所示。高山区域由于海拔较高,多发展畜牧业^[8]。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交通的需求愈发的重视,羌寨逐渐迁移到山下平缓地带,但仍然保留着山上的房屋,作为日常耕作休息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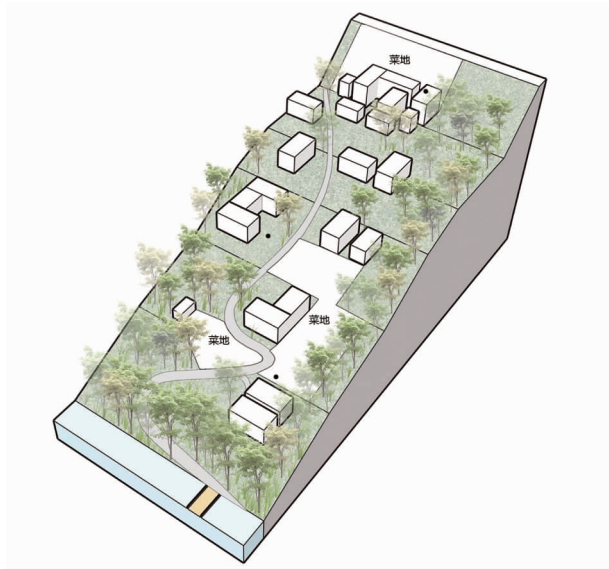


图1 正河村灯塔羌寨选址

Fig.1 The site selection of Lighthouse Qiang Village in Zhenghe Village

2.2 羌寨的风貌特征

2.2.1 入口空间与祭祀空间。入口空间作为进入羌寨的第一门户,承载着防御和与外界交流的功能,同时也反映了羌族人民的文化内涵和宗教信仰。通过对北川地区羌寨的考察发现,多数羌寨的入口空间都将河道作为天然的防御系统,凸显了羌族人民的智慧。羌寨入口空间主要以铁索桥和溜索作为连接,索桥宽度为1.5~2.0 m,仅供行人通过。随着私家车的普及,索桥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混凝土桥梁开始普及,其桥梁宽度一般为4.5~5.0 m,可供车辆通行。随着羌寨旅游业的发展,聚落的防御功能逐渐减弱,更应重视入口空间景观节点的塑造。

祭祀空间作为羌族的精神空间,起着承载和传播羌族文化的作用。在羌族设有独立的祭祀空间,室内祭祀空间主要位于主室、火塘、厨房、大门脚下。同时在建筑内部也分别设有角角神、神龛等。室外祭祀空间便有神树林,各种庙宇和用白石做成的神位。较为独特的祭祀空间是处在沟通室内外的过渡地带,形成类似建筑的“灰空间”,较为典型的便是五龙寨的祭祀空间(图2)。

2.2.2 羌寨道路与水系。北川多为高山峡谷,路况复杂多变,使羌寨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青片乡地区羌寨主干道主

要为4.5~5.0 m,乡间道路为3.0~4.0 m,桥梁宽度普遍为5.0~6.0 m。随着旅游业的发展,6.0~7.0 m的主干道也出现在羌寨中。在羌寨的调研中发现,青片乡地区羌寨内部空间,道路与建筑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街宽(D)与建筑高度(H)之比较为符合芦原义信街道的美学的理论(图3)。上五村西窝羌寨内部街道均宽为3.5~4.5 m,建筑为4.5~5.0 m,整个羌寨街巷尺度较为适宜,紧凑的街道可以营造出热闹的氛围。而在寨外路宽规划达到7.0~8.0 m以满足旅游车辆的通行。

北川羌寨遵循依山傍水的山水格局,在羌寨的原址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流域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北川主要发源于青片河流域和涪江流域。水资源不仅为羌寨带来了丰富的灌溉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同时也为羌寨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河流将羌寨内外分离,寨门位于河道一侧,与寨内空间相呼应。入口空间与寨内空间以吊桥或者石桥连接,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空间形态,符合旧时羌人的防御心理和智慧^[9],如图4所示。

2.2.3 羌寨民居及空间布局。北川青片乡地区由于受“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影响,很多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包括碉楼、石砌民居等。由于青片乡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频繁,青片乡地区的建筑独具特色,主要的建筑形式为平座穿斗民居、板屋、碉楼、石砌民居等,其中穿斗式建筑和板屋是最主要的建筑形式。板屋就地取材,采用了石砌地基、穿斗结构上部框架、人字形坡屋顶和周护木板,如图5所示。该地区将片石劈成薄片用作屋顶盖瓦、建筑立面贴砖、地面和花坛等硬质铺装,使整个羌寨的建筑肌理古朴且具有地域特色。碉楼由于破坏严重且失去了防御的功能,因此在青片乡地区遗留较少。

3 羌寨空间形态的演变

3.1 竖向空间布局的转换与更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青片乡地区的建筑面貌和竖向空间布局都有着不同的变化。旧时“三层式”空间布局(一层:饲养牲畜;二层:生活祭祀场所;三层:粮食和杂物堆放空间)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伴随着钢筋混凝土和框架结构的普及,羌民开始放弃了传统的穿斗和砌体结构,建筑开始采用框架结构,修建较高的民居来满足游客的需求。保留的老式建筑在竖向空间布局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西窝羌寨的石羌山庄民居中便有所体现,整个建筑空间布局按照:一层为小卖部和文化展示区;二层、三层为客房区域;四层为祭祀区域的竖向划分^[10-11]。

3.2 平面布局与功能的调整羌族历史上由于受到战乱匪寇的侵袭,在平面布局上首先考虑的便是防御功能而非舒适性^[12]。羌寨的碉楼、过街楼、暗道、地下暗渠,较为封闭的挑楼等皆带有防御的功能。其中最具有代表的便是理县的桃坪羌寨。但随着社会的稳定繁荣以及羌地旅游业的发展,羌寨的防御功能逐渐减弱,因此整个聚落空间在平面布局上作出了较大的调整。

3.2.1 轴线性加强,增设可集体活动的开敞空间。早年间规模较大的羌寨空间格局主要依据地形地势,山水格局进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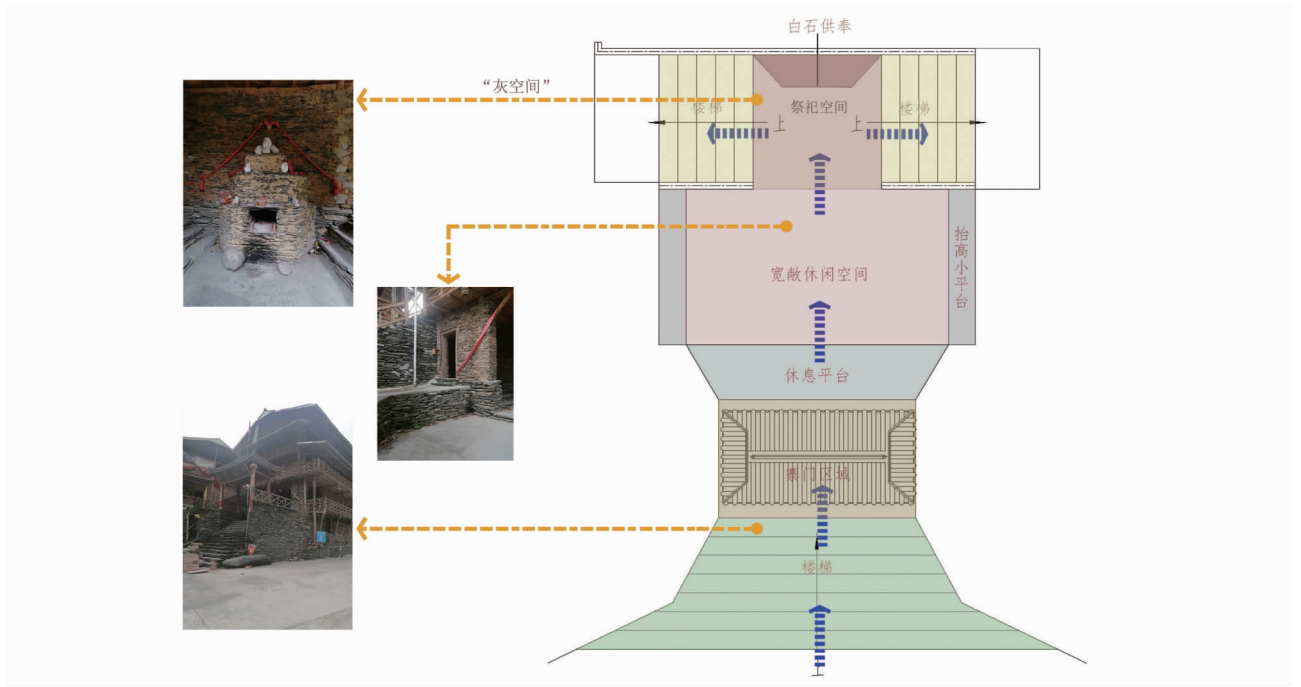


图 2 五龙寨祭祀空间

Fig.2 The sacrifice space of Wulong Vill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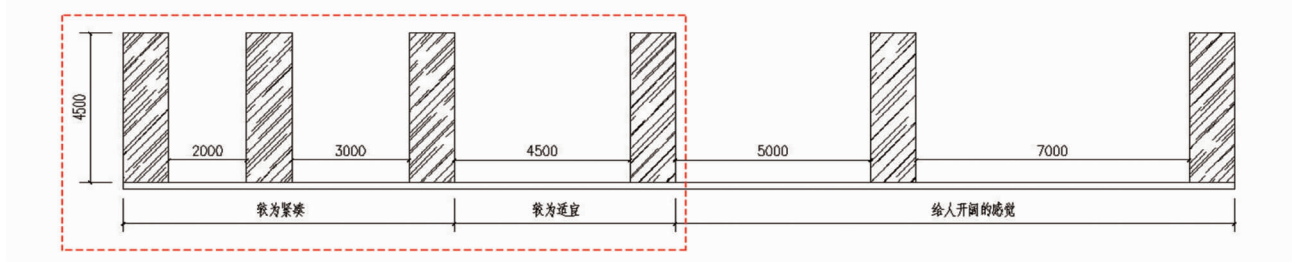


图 3 街道美学原理

Fig.3 The principle of street aesthe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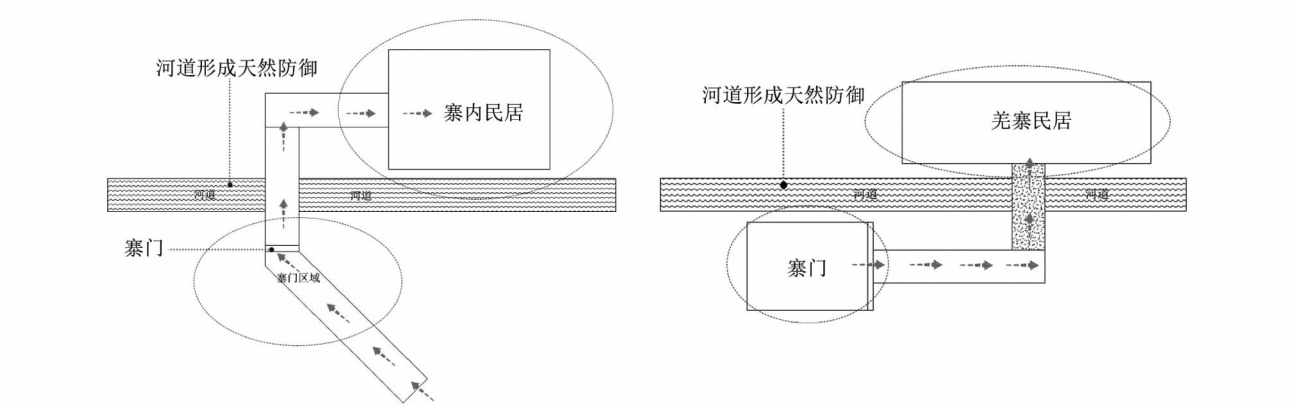


图 4 水系与羌寨的联系

Fig.4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ater system and Qiang Village

对自由且复杂的规划。由于考虑到防御功能^[13]，整个羌寨平面布置错综复杂，道路狭窄且路况复杂。整个羌寨宛像一个“迷宫”，没有熟悉当地地形和路况的人引领极容易迷路，规模较小的羌寨便是沿河散居或处高半山区域，没有完善的景观轴线和路线，北川青片乡地区亦是如此。随着羌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生活需求使羌寨的轴线性

逐渐加强。笔者在北川青片乡上五村西窝羌寨中便明显感受到，羌寨 3 条纵向的道路和一条河流合理划分了整个空间，其间根据居民需要衍生出无数的入户或生产小路，使整个羌寨相互联系。同时羌寨增设了可供集体活动的开敞空间和祭祀空间，萨朗广场便是村民集会、节日庆典跳萨朗舞的公共活动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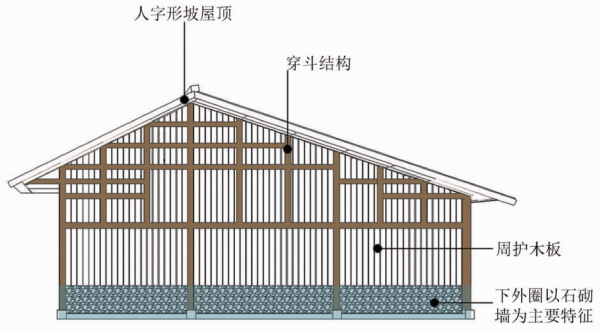


图5 穿斗建筑立面

Fig.5 The vertical section of through type timber frame

3.2.2 畜牧空间、柴房、厕所与主室分离。北川地区吊脚楼和板屋建筑分布广泛,民居将一层作为畜牧空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一是由于一层潮湿不适宜羌人居住,二是方便喂养牲畜和存放农具杂物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现一层喂养牲畜依然会影响生活。由于羌民普遍居住在二层,穿斗结构建筑密闭性较弱,地面也多以木板铺设。隔音和隔绝气味作用较弱,因此一层饲养牲畜不再适宜现代人高品质的生活需要。饲养牲畜的空间与主室逐渐分离,单独修建简易的房屋饲养牲畜普遍存在。随着羌地生活水平的提高,柴房与厕所也逐渐与主室分离。柴房或与畜牧空间结合,或在主室旁搭建雨棚堆放柴火。同时厕所也逐渐分离出来,一般建在主室后方或边缘搭建专门的区域。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政策施行下,青片乡地区羌寨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和优化,羌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3.2.3 主室空间以及室内平面布局的调整。羌族人民信仰广泛,如白石、中柱神、角角神、火塘神、神树林、大禹信仰等。其中主室空间占据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羌民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更是祭祀会客的公共场所。早年间主室一般会在对角线上设置角角塔、火塘、中柱神等,各种功能在主室空间叠加。北川青片乡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交往密切,主室空间也出现了汉族信仰的天地君亲师神位。在调研中发现,兼顾取暖和炊事功能的火塘也逐渐与主室分离。由于羌族主要分布在高半山区域,火塘依然出现在民居中,多为独立于整个主室。随着部分羌寨旅游业的繁荣,独立的厨房出现,火塘的炊事功能减弱,主要用于取暖、烧水、熏制腊肉等。于是主室便增加了接待游客和就餐的功能^[14]。

民居中室内平面布置也是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需求的提高有了新的功能分区(图6)。电视机、沙发等进入羌民家中,带有休闲会客功能的客厅也逐渐出现,相对削弱了主室空间的集散功能。主人房和杂物间等划分合理,使整个室内空间动线明确且舒适。

4 羌寨空间形态的传承与发展策略

4.1 因势利导,强化羌寨的自我定位 北川青片乡地处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辖区内风光秀丽且物产丰富。碉楼、吊脚楼、板屋、石碉房等建筑独具特色,但在市场和旅游业的驱使下,羌寨内出现了新式的洋房,与整个羌寨质朴的聚落风貌格格不入。羌族有着独特的建筑形式和宗教习俗,在发展旅

游业这种大的趋势下,需要协调新旧空间格局融入本土的文化内涵^[15-16]。必须强化羌寨的自我定位,继承和发扬羌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防止“千村一面”现象的出现。

4.2 利用“圈层保护”原则,加强羌寨空间形态的塑造 羌寨作为羌族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建筑还是各个空间都折射出羌人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新的需求必然会带来新的空间形态和格局,在羌寨这个小空间中利用圈层保护原则,通过对各个空间合理划分让不同区域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和作用。如将遗留的古建筑或遗址作为一个圈层用作文化宣传和参观之用;将新建的羌族特色建筑群作为一个圈层用作旅游休闲之用;将规模较大的耕地作为一个圈层用作体验采摘之用;不同的圈层有不同的定位,既独立又融合,共同塑造羌寨特色的空间形态。在青片乡西窝羌寨中,便能看到相对合理的圈层原则。整个羌寨有明显的空间划分,主要可分为寨口—中寨—下寨。将寨口区域年代较远的石羌山庄建筑及莎朗广场作为一个圈层,展示羌族非物质文化和游客集散中心。将中寨区域新修的各式民居作为游客接待之用,将上寨靠近山脚的区域作为体验、登山、游览酒厂之用,各个区域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出整个西窝羌寨的空间格局。

4.3 协调新旧空间格局,挖掘地域文化特色 青片乡地区由于大力发展旅游业,羌寨空间格局逐渐趋于几何化,轴线性逐渐增强。满足了接待大量游客的能力。伴随着钢筋混凝土和框架结构的普及,羌寨内无数的新式建筑拔地而起。木制的穿斗建筑由于制作复杂且周期较长,不再是羌民的首选。在调研中发现,新式建筑主体部分大多采用钢筋混凝土,但在建筑细节上仍然延续羌族的传统,如建筑的立面上用木材做的穿斗结构作为装饰,建筑的吊挂(当地人称为“瓜瓜”)依然作为建筑必不可少的元素。青片乡地区在建设羌寨时,应当合理协调新旧空间格局。营造出当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羌寨规划上既要符合现代人们的需求,又要保护当地特色的空间格局,作为展示羌族文化的窗口。如桃坪羌寨中的暗道,虽已不再符合现代人们对居住区采光和交通流线的需求。但仍可作为观光旅游之用,传统的空间形态和建筑形式不仅展示了羌人的智慧,同时也为羌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4.4 推行集约型的土地政策,避免过度开发 北川县域多为山地,且处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北段,多发地震。因此山体较为破碎,一旦过度开发便容易造成山体坍塌,且县域内耕地有限,多分布在地势较为平坦的河谷和高半山。在羌寨开发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地质条件,保护耕地推行集约型的土地政策。不能只考虑目前的经济效益,而忽略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避免过度开发。2020年8月11日北川发生特大山洪,青片乡地区道路和房屋受灾严重。笔者进入青片乡五龙寨地区,发现整个旅游线路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尤其是寨内的情歌广场完全损坏,究其原因是广场选址考虑欠佳,广场处在河谷地带且位于河流的转弯处,一旦发生山洪此处便首当其冲受到破坏。因此在羌寨的规划建设需要考虑区域内的各项因素,不能盲目扩建和过度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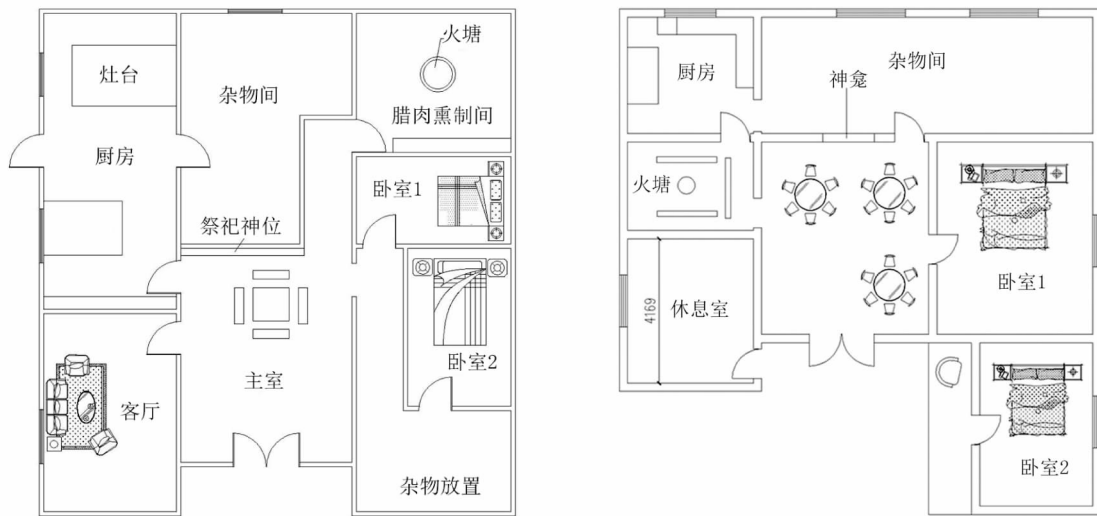


图6 青片乡现代民居平面布局

Fig.6 Plane layout of modern houses in Qingpian Township

5 结语

北川羌寨独特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形式,彰显了羌人的智慧。新的政策导向和生活需求的出现,使羌民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羌寨的空间形态,大到聚落的平面布置、圈层划分、公共空间、景观节点,小到建筑竖向空间的功能调整,室内空间的平面布局、交通流线的转变等,无不反映了羌民的智慧。同时,一些规划设计的问题也相应出现。需要努力协调好羌寨风貌建设中的矛盾,提升羌寨的人居环境,使羌寨更加宜居且具地域特色。

参考文献

- [1]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梁茵,韩娟.城市记忆——绵阳城市空间[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8.
- [3] 梁茵.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景观研究[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7:1-195.
- [4] 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 [5] 成斌.四川羌族民居现代建筑模式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 [6] 高弋乔.北川羌族村寨聚落景观空间特征研究:以吉娜羌寨和恩达羌寨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2016.
- [7] 吴麒麟,张群,成辉.川西河谷地区羌族板屋建筑空间的形成及演变规律[J].建筑学报,2019(S1):64-69.
- [8] 芦原文信.街道的美学[M].尹培桐,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9] 罗奇亚.美式建筑风貌的模式语言解析及传承[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18.
- [10] 李林卉.羌族建筑形态适应性研究[D].绵阳:西南科技大学,2016.
- [11] 李静.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羌族聚落景观保护与传承研究:以理县蒲溪沟羌寨为例[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9.
- [12] 郭子琦,罗奇亚,成斌,等.美丽乡村建设下传统羌寨空间的现代转录[J].安徽农业科学,2017,45(20):152-154,201.
- [13] 任浩.羌族建筑与村寨[J].建筑学报,2003(8):62-64.
- [14] 李建华,杨健,李建柱.西南碉寨的空间立体防御体系及其聚落形态试析[J].建筑学报,2011(11):21-24.
- [15] 马志韬,李映涛.主室功能演化与当代羌族民居空间格局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14(12):84-87.
- [16] 罗琳.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个案研究: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4(2):59-62.

(上接第122页)

- [14] 吴声敢,柳新菊,苍涛,等.6种杀虫剂对甜瓜蚜虫的防治效果[J].浙江农业科学,2017,58(3):451-452,456.
- [15] 刘秀春,范业宏,王宝申,等.氟啶虫酰胺防治苹果黄蚜药效试验[J].农药,2008,47(5):370-371,374.
- [16] 马亚杰,胡红岩,马小艳,等.9种烟碱类杀虫剂对棉蚜的防治效果研究[J].中国棉花,2019,46(3):25-27,30.
- [17] 付影.八种杀虫剂对夹竹桃蚜的毒力及防治效果分析[J].南方农业,2016,10(10):37-38,69.
- [18] 张国生,侯广新.烟碱类杀虫剂的应用、开发现状及展望[J].农药科学与管理,2004,25(3):22-26.
- [19] 王胤,关山,张欣颖,等.6种药剂对瓜蚜的田间药效试验[J].浙江农业

- 科学,2019,60(12):2264-2267.
- [20] 朱玲.6种新烟碱类杀虫剂对桃蚜的毒力测定及田间药效评价[J].武夷科学,2020,36(2):88-93.
- [21] SUN Y P, JOHNSON E R. Analysis of joint action of insecticides against house fl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 1960, 53(5): 887-892.
- [22] 张亦冰.新烟碱类杀虫剂——氟啶虫酰胺[J].世界农药,2010,32(1):54-56.
- [23] 束兆林,于居龙,缪康,等.氟啶虫酰胺对水稻白背飞虱的防治效果及天敌安全性评价[J].农药,2016,55(11):851-853,858.
- [24] 丁建朋,韩英,韩旭,等.棉蚜和棉长管蚜对3种杀虫剂的敏感性比较[J].植物保护,2020,46(6):270-275.
- [25] 苍涛,王彦华,吴长兴,等.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的急性毒性及风险评估[J].生态毒理学报,2017,12(4):285-292.